

智勇雙全一豪傑

張群風雲

(四)

● 王成聖

促使中日合作防共

張群來台後仍任總統府資政，一九五〇年出任中國國民黨非常委員會委員，是年中央黨部改組，成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仍任中央評議委員，一九五一年兼任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

(四) 雲風群張

一九五二年中日和約簽訂之後，日本首相吉田茂派緒方竹虎來華訪問，是年八月，張群於國內創立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後，赴日本答訪，洽商兩國合作問題，協助恢復我國駐日使館，並請日方友好成立日華經濟促進委員會。行前發表「中日關係與美國」一文，揭櫫其對戰後中、日、美三國關係之看法。張群於此文中，援引國父孫中山「中國今日欲求友邦，不可求之於美日以外」之論，分別檢討中、美、日三國間經濟上政治上之關係及中日合作與

美國國際政策的關聯，並指出「日本與東亞各國家，正共同面對著一個敵人」，「反共鬥爭中，日本在形勢上不可能始終保持中立」。此次訪問，逗留將及四個月，與日方政要及文經各界領袖晤談，曾晉見日皇，陳述有關中日及亞洲大局之意見，及大陸共黨暴政害民之情形，吉田首相時相晤面，堅留參加立皇太子典禮，直至中國駐日大使館成立後始回國。

一九五四年五月，張群奉派為總統府秘書長。一九五七年九月，奉派任蔣總統特使赴日本，答聘日本首相岸信介是年六月來華之訪問。因岸信介於訪華時，曾將所提之東南亞經濟開發基金計劃徵詢我方意見，張群此次答訪，亦著重於經濟問題之商討，故隨行人員中，包括有經濟專家與工商企業重要人士。在訪問期間，晉見日皇日后及太子並接受午宴款待，於十月

二日與日本首相岸信介發表聯合聲明，十月四日返國，在日訪問共十八天。

一九六三年五月，張群應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世界道德重整會及日本各友好之邀訪問東京，與前首相岸信介、首相池田勇人及日本朝野領導人士接觸，並晉見日皇。在日本度其七十五歲生辰，於五月十六日返國。此次訪日的主要意義，在歸國後曾道及：「我這次訪日，是要以一個日本諍友的身分，對日本朝野說出真實的話，就是為了有利於日本，而勸導日本從根本上認清共黨的本質及其險惡，從而採取堅決的反共政策。」張群在日本各種集會中、記者座談中、電視與廣播中以及公私往還中，持論皆集中於「中日全面合作，共同積極反共」之一點。

一九六四年八月，張群應日本前首相吉田茂之邀請，赴日答訪，並代表蔣中正

總統向吉田茂贈勳。於八月十二日飛東京，與吉田茂、首相池田勇人及日本朝野人士會晤，就有關亞洲局勢及中日兩國關係交換意見，並晉見日皇，十四日，在我大使官邸代表蔣中正總統以特種大綬卿雲勳章贈與吉田茂，吉田茂於是年二月應池田首相之請來華訪問時，曾數度謁見蔣中正總統，對中日關係之改進，獲致協議，其中對「中日共同反共」及「日本對中共貿易之限制」兩點，特予強調。此行訪日，與朝野各方會談，大抵以上述之協議為基礎。八月二十日，應大韓民國國務總理丁一權之邀請，飛漢城訪問，與朴正熙大總統、丁一權總理及韓國朝野人士會晤，對世界與亞洲局勢及中韓兩國關係交換意見，並促進日韓關係，及中韓友好條約之簽訂。八月二十四日，接受韓國國立漢城大學贈與名譽法學博士之學位，二十七日返國時在機場發表聲明有云：「訪問雖有兩國，目標只是一個，即是要促成亞洲有關國家共同反共。為欲達成此目的，第一、要使有關國家對中共有共同的認識。第二、要使彼此之間，互諒互助。」

教廷大公會議特使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天主教教廷大公會議，在梵諦岡舉行，邀請我國派遣特使參加。天主教為國際有力之反共集團，大公會議於一八六二年在梵諦岡舉行第一次，中輟百年之久，此次再度在梵諦岡召開，將宣告天主教立法新原則，為今後修改教會法架之圭臬。政府以其意義重大，特派張群為特使，前往梵諦岡參加其閉幕典禮。張群於赴梵諦岡之前，先飛東京，與日本元老吉田茂、前首相岸信介、首相佐藤榮作及其他朝野友識，就當時國際局勢交換意見，再由東京於十二月二日轉程赴歐，並於參加大公會議閉幕之便，訪問歐亞友好國家。其行程為東京—漢堡—布魯賽爾—阿姆斯特丹—羅馬—馬德里—日內瓦—波昂—柏林—維也納—雅典—貝魯特—安曼—曼谷。中途奉蔣總統電令，派為慶賀菲律賓總統馬可仕就職典禮特使。十二月二十九日抵菲京馬尼拉，於十二月卅一日返國。

此行前後計三十三天，其間歷訪歐亞中東十四國，二十七個都市。所訪各國家，曾與其元首及政府負責官員會談，並與當地各界人士及華僑廣泛接觸。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張群奉派以特使

身分赴非洲賴比瑞亞參加其總統杜柏曼第六屆連任就職大典，於十二月二十九日順道訪問象牙海岸，分別與象牙海岸國伍佛布尼總統、外長俞舍會談。於一九六八年元月一日在賴比瑞亞首都蒙羅比亞參加典禮後，歸途訪問美國華盛頓，與國務卿魯斯克及助理國務卿彭岱會晤，檢討聯合國現況及中國大陸之動亂情形，歷訪留美之中國學人、留學生及華僑，並接受美國聖若望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二日返國。

一九七一年六月張群奉派以特使身分赴韓國參加其大總統朴正熙三選連任就職典禮，趁便與前往致賀的美國副總統安格紐及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等會晤，對當前國際局勢以及本屆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權問題」有所商討。訪韓期間並曾晉見朴正熙大總統及接受成均館大學所贈與之名譽政治科學博士。七月四日返國。七月二十五日，張群繼出使南韓後，又席不暇暖，風塵僕僕地赴日訪問，表面上是為了參加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實際上是為了與佐藤首相等人商談有關聯合國席位，尼克森訪大陸，以及日本對華政策等問題。於八月二日返國。

目睹日本見利忘義

張群這次訪日，看到日本朝野重利忘義的情形，他曾正告日本：「國家以道義為生命，國家的本質，與其謂為置基礎於政治的經濟的性格之上，毋寧謂深深的植基於倫理性格之上。」他希望中日本著這個精神來謀求共通的目標。

張群訪日的主要任務是和日本主政者會談。他曾四晤日本首相佐藤榮作，也會晤了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幹事長保利茂、總務會長中曾根康弘和政調會長小坂善太郎。並且覲見了日皇。在和佐藤會談時，張群表示尼克森決定訪中共，不特足以貶低美國威望，而且破壞了民主國家之團結。佐藤對尼克森此舉也極為不滿，他曾經向美國一位高級外交官說。美國此時採取這種措施，違背了東方的理論。又當時傳聞美國將對中共讓步，同意准許中共進入安理會。也就是說，在不排除中華民國的原則下，而將安理會的席次讓給中共。張群當即向佐藤申述了中國的立場與決策，佐藤表示未來的聯大會議中，中日兩國將攜手合作，為維護我國在安理會的席次而奮鬥。他希望中華民國不要因為中共進入聯

合國而退出，並保證維持中日兩國友好關係。他這種說法是相當誠懇而善意的，但我們終於因為與中共不並立的原則下無法接受。

最後竟導致中共攫奪我聯合國席位，也促成中日的斷交。

一九七二年五月，張群任總統府秘書長已長達十八年，依例請退，奉准仍任資政，蔣中正總統以大綬卿雲勳章一座，酬庸其助勞。

民國六十四（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蔣中正總統逝世。六月應韓國國會議員丁一權邀請赴韓國訪問。訪韓期間並分別與朴正熙大統領及金鍾泌總理會談。於七月四日返國。民國六十九年張群以目擊身經中日兩國之交往歷史，著述「我與日本七十年」一書刊行問世。

事母至孝虛心學習

張群侍母至孝，每逢節日誕辰，他如在成都必抽暇與母親團聚，共敘天倫之樂，每有餽贈的土產，必先奉請母親品嘗。在四川任職時，每逢周末，必偕妻子馬育英及次子張繼忠帶些營養品赴金牛填省視他的母親，並陪同進餐，暢敘家常，讓他

的母親精神愉快。

張群伉儷在生活中，始終相處如友，相敬如賓，互諒互助。約在一九一一年，經由文俊介紹張群與馬育英女士認識，馬育英係江蘇省昆山縣人，時在上海瑪利亞女子教會學校讀書，一九一一年四月訂婚，同年十月十五日結婚，婚禮在上海懷恩堂舉行。婚後，他們生育了兩男兩女。長女名亞蘭，曾留美學音樂，適美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粵僑劉毓棠，劉曾任我國駐紐西蘭大使、美國麥金諾大學政治系主任兼教授及中國文化大學美國研究所所長。次女佩蓉，十二歲時以傷寒症夭折於上海。子二人，長子繼正，在德習工程，因歐戰爆發，轉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得工程學博士，返國後任國立四川大學教授。在對日抗戰之後期，蔣中正委員長有一「十萬青年十萬軍」之號召，張繼正即捨大學教授從軍，並經當時四川的教育廳長郭有守介紹與杜芬女士結婚，其婚禮在成都商業街勵志社舉行，張群僅用茶點招待來賓。張繼正從軍隸青年軍第二〇三師，抗戰結束後始退伍。隨政府來臺後，初任美援運用委員會處長，美援運用委員會結束，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成立後，任該會助理

秘書長，嗣升任秘書長。一九六五年元月，任經濟部常務次長。一九六九年十月任交通部長，一九七二年六月出任經合會副主任委員仍兼秘書長。一九七三年任經濟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一九七六年任行政院秘書長，一九七八年任財政部長，一九八一年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一九八二年任中央信託局理事主席，一九八四年六月任中央銀行總裁，一九八九年五月卅日退職，受聘任總統府國策顧問。次子繼忠，留學澳洲雪梨大學攻電機工程，得學士學位，歸國後任臺灣電力公司副工程師，嗣受慈母之感召，研習神學，辭去電力公司職務，改任浸信會牧師。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研究一年。現在美國任神職，致力聖工。

張群的兩兒一女、兩媳、一婿共生育三個孫子，三個孫女，三個外孫，可說是兒孫滿堂。張群有兩弟一妹，二弟張澈，曾任成都營業稅局局長，三妹嫁於伍氏，二弟、三妹早故，四弟張驥，曾習郵電通訊工程技術，歷任九江電報局長、漢口電政管理局長、川康電訊監督及重慶電報局長，有點執拗習氣，張群對之非常不滿。一九二九年張群住在上海亞培爾路時，拒

不見張驥，後來張驥自行潛入，向張群認錯，被張群拖至父親遺像前杖責之，因而張驥畏兄如虎。大陸陷共後，張驥附共，一九五九年病逝。

注重養生壽登期頤

張群早期的生活十分困苦，但當權之後非常廉潔，公私分明，絲毫不苟。一九四二年因日機轟炸，四川省府遷成都郊外西茶店子辦公，有一次張群坐車出來，適逢其二弟張澈在省府前，意欲搭車，不料張群卻說：「這是省主席的公務車，你不能搭乘。」事後，省府員工齊為之頌揚。民國初年，張群在上海，經濟十分困窘，討袁失敗後，亡命海外，赴新加坡教書糊口，返回上海時，身上僅餘一元。一次他對朋友馮若飛說：「今後希望能存足五萬元。」

一九三〇年，張群當了上海市長，馮若飛對朋友說：「張群的欲望達到了！」張群每任新職，對會計、庶務人員從不更動，厲行會計獨立，要求私款不得公支，他的私人開支，概從薪津內扣除。

張群好學習，畢生重視養生之道，一九三三年任湖北省主席時，每天要抽出一

至兩小時，由外國人教授英語。以備辦外交時使用。暇時，勤練書法，他的字鐵劃銀鉤，極有功力，但從不書以贈人，只喜歡收集收藏別人的字畫，藉以自誤。

平日，張群重視身體鍛鍊，注重飲食起居，很少疾言厲色，他提倡和實踐「養箴」養身之道的五養：一曰「養身」，即保持規律生活、愉快心情和勤勞習慣；二曰「養心」，即培養虔誠信仰、淡泊胸懷、堅毅意志和永恆熱忱；三曰「養慧」，即冷靜頭腦，客觀態度，求知精神和實踐力行；四曰「養量」，即謙抑應世，寬恕待人，忍耐自制，協和容眾；五曰「養望」，即忠誠負責，服務犧牲。這是他的養身之道，也是他長壽之道，他活了一百零三歲，直到一九九二年才在台北去世。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